

亭
林
文
集

亭林文集卷之五

聖慈天慶宮記

泰山之西南麓有宋天書觀大中祥符年間建後廢
爲碧霞元君之宮前一殿奉元君萬曆中尊孝定皇
太后爲九蓮菩薩構一殿於元君之後奉之崇禎中
尊孝純皇太后爲智上菩薩復構一殿於後奉之乃
更名曰聖慈天慶宮而按察使左佩玗爲之碑宮成
於十七年之三月神京淪喪即此月也竊惟經傳之
言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又曰爲天子父尊之至也
孔子論政必也正名昔自明太祖皇帝之有天下也
命嶽瀆神祇竝革前代之卦正其稱號而及其末世

至以天子之母太后之尊若不足重而必假西域胡神之號以爲崇豈非所謂國將亡而聽於神者耶然自國破以後宗廟山陵之所在樵夫牧豎且或過而慢焉而此二殿獨以託於泰山之麓元君之宮焚香上謁者無敢不合掌跪拜使正名之曰皇太后固未必其能使天下之人虔恭敬畏之若此是固大聖人之神道設教使民由之而不知者乎其與宋之託天書以夸契丹者相去遠矣以其事爲國史之所不及載故序而論之俾後之人有以覽焉

裴村記

嗚呼自治道愈下而國無彊宗無彊宗是以無立國

無立國是以內潰外畔而卒至於亾然則宗法之存
非所以扶人紀而張國勢者乎余至聞喜縣之裴村
拜於晉公之祠問其苗裔尚一二百人有釋耒而陪
拜者出至官道旁讀唐時碑載其譜牒世系登隴而
望十里之內丘墓相連其名字官爵可攷者尚百數
十人蓋近古氏族之盛莫過於唐而河中爲唐近畿
地其地重而族厚若解之柳聞喜之裴皆歷任數百
年冠裳不絕汾陰之薛憑河自保於石虎苻堅割據
之際而未嘗一仕其朝倚氏之樊王舉義兵以抗高
歡之衆此非三代之法猶存而其人之賢者又率之
以保家亢宗之道胡以能久而不衰若是自唐之亾

而譜牒與之俱盡然而裴樞輩六七人猶爲全忠所
忌必待殺之白馬驛而後篡唐氏族之有關於人國
也如此至於五代之季天位幾如奕碁而大族高門
降爲皂隸靖康之變無一家能相統帥以自保者夏
縣之司馬氏舉宗南渡而反其里者未百年也嗚呼
此治道之所以日趨於下而一旦有變人主無可仗
之大臣國人無可依之巨室相率奔竄以求苟免是
非其必至之數也與是以唐之天子貴士族而厚門
蔭蓋知封建之不可復而寓其意於士大夫以自衛
於一旦倉黃之際固非後之人主所能知也予嘗歷
覽山東河北自兵興以來州縣之能不至於殘破者

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盡恃乎其長吏及至河東問賊李自成所以長驅而下三晉之故慨焉傷之或言曰崇禎之末輔臣李建泰者曲沃人也賊入西安天子臨朝而歎建泰對言臣郡當賊衝臣請率宗人鄉里出財百萬爲國家守河上大喜命建泰督師親餞之正陽門樓舉累朝所傳之御器而酌之酒因以賜之未出京師平陽太原相繼陷建泰不知所爲師次真定而賊已自居庸入矣此其人材之凡劣固又出於王鐸張濬之下二八皆唐末宰相鏡師出討而敗績者而上之人無權以與之無法以聯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乃欲其大臣者以區區宰輔之虛名而繫社稷安危之命此必

不可得之數也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觀裴氏之與唐存亾亦略可見矣夫不能復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執以立其國者其在重氏族哉其在重氏族哉

齊四王冢記

自青州而西三十餘里淄水之東牛山之左夫道之南穹然而高者四大冢焉酈道元水經注曰水南山下有四冢方基圓墳咸高七尺東西直列是田氏四王冢也余考田氏之稱王者五而王建遷於共以死所謂四王則威宣湣棄是矣威宣二王當齊全盛之日其厚葬固宜獨是湣王殺死於莒齊之七十餘城

皆已爲燕田氏之絕而無主者五年而田單以一邑之兵一戰破燕收數千里之地而迎王子於城陽之山中其時君臣新立人民新定死者未弔傷者未起反故王之喪於莒而葬之其制不少殺於威宣二王之舊吾是以知襄王之孝田單之忠而三代以下之爲人臣子者莫能及也吾嘗考地理之志有周厲王之墓在霍州東北王流於瑛卒且葬焉宣王即位而未之能復也詩人志之曰韓侯取妻汾王之甥厲王也而謂之汾王刺宣王也故厲王稱汾而湣王不稱莒也是襄王之孝也或曰厚葬非禮也子奚取焉曰此常論也乃齊之二王既以爲故事矣宋元公告其

羣臣請無及先君而仲幾不可又况於處變之日乎
然則後之人君不幸而遇國家之變其如齊之襄王
其如周之宣王請擇於斯二君者

五臺山記

五臺山在五臺縣東北一百二十里西北距繁峙縣
一百三十里史炤通鑑注曰五臺山在代州五臺縣
山形五峙相傳以為文殊示現之地華嚴經疏云清
涼山者即代州鴈門五臺山也歲積堅冰夏仍飛雪
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峰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
之臺故曰五臺余考昔人之言五臺者過侈有謂環
墓所至五百餘里有謂四埵去中臺各一百二十里

東堦爲趙襄子所登以臨代國南堦爲帝堯遭洪水
繫舟之處北堦夏屋山後魏孝文駐蹕之所西堦天
池隋煬帝避暑之龍樓鳳閣者皆太廣遠而失其實
惟今山志所言五臺者近是北臺最高後人名之叶
斗峰有龍湫其東二十里爲華嚴嶺又東二十里爲
東臺上可觀日出其東爲龍泉關路自北臺而南二
十里爲中臺其巔西北有太華泉又西十五里爲西
臺其西疊嶂數十里北有祕魔崖東南有清涼嶺惟
南臺稍遠去中臺可五十里五峰周遭如城其巔風
甚烈不可居而佛寺之大者五六皆在谷中其地寒
不生五穀木有松無栢亦有民人以樵採射獵爲業

在古建國時當爲林麓之地中代以下而吾人之逃
於佛者居焉於是山始名而亦遂爲其教之所有然
余考之五臺在漢爲慮虜縣而山之名始見於齊其
佛寺之建當在後魏之時而彼教之人以爲攝摩騰
自天竺來此卽居是山不知漢孝明圖像之清涼臺
在雒陽而不在此也余又考之北齊書但言突厥入
境代忻二牧馬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隋
書但言盧太翼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
廬於巖下蕭然絕世以爲神仙可致而已至唐書王
縉傳始言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爲瓦塗金於上照
耀山谷費錢巨億萬縉爲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

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於是此山
名聞外夷至吐蕃遣使求五臺山圖見於徽宗之紀
而五代史則書有胡僧遊五臺山莊宗遣中使供頓
所至傾動城邑又書五臺山僧繼顥爲劉承鈞漁臚
卿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五臺當
契丹界上繼顥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元史則書
武宗至大二年二月癸亥皇太后幸五臺山三月己
丑令高麗王隨太后之五臺山英宗至治二年五月
甲申車駕幸五臺山庚寅祭星於五臺山夫以王縉
之爲相莊宗武宗英宗之爲君其事亦可知矣然此
皆山志所不載問之長老亦無有知其跡者此在三

四百年之間而不能記述已如是矣而况於摩騰之
始來文殊之示現乎其山中雨夜時吐光燄易曰澤
中有火韋溪山巨壑無佛之處亦往往有之不足辨
嗚呼韓公原道之作至於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而
李文饒爲相能使張仲武封刀付屠庸闢而不敢納
五臺之逃僧蓋君子之行王道者其功至於如此而
吾以爲當人心沈溺之久雖聖人復生而將有所不
能驟革則莫若擇夫荒險僻絕之地如五臺山者而
處之不與四民者混猶愈於縱之出沒於州里之中
兩敗而不可禁也作五臺山記

按梯郎君祠記

忠臣義士性也非慕其名而爲之名者國家之所以
報忠臣義士也報之而不得其名於是姑以其事名
之以爲後之忠臣義士者勸而若人之心何慕焉何
恨焉平原君朱建之子罵單于而死而史不著其名
田橫之二客自剄以從其主而史并亾其姓錄其名
者而遺其晦者非所以爲勸也謂忠義而必名名而
後出於忠義又非所以爲情也余過昌黎其東門有
拽梯郎君祠云方東兵之入遵化薄京師下永平而
攻昌黎也俘掠人民以萬計驅使之如牛馬是時昌
黎知縣左應選與其士民嬰城固守而敵攻東門甚
急是人者爲敵舁雲梯至城下登者數人將上矣乃

拽而覆之其帥磔諸城下積六日不拔引兵退城得
以全事聞天子立擢昌黎知縣爲山東按察司僉事
丞以下遷職有差又四年武陵楊公嗣昌以巡撫至
始具疏上請邑之士大夫皆蒙褒敘民兵死者三十
六人立祠祀之而楊公曰是拽梯者雖不知何人亦
百夫之特乃請旨封爲拽梯郎君爲之立祠嗚呼吾
見今日亾城覆軍之下其被俘者雖以貴介之子弦
誦之士且爲之刈薪芻拾馬矢不堪其苦而死於道
路者何限也而郎君獨以其事著吾又聞奢寅之攻
成都也一鏡手在賊梯上得間向城中言曰我良民
也賊以鐵索繫我守梯我仰天發銃未嘗向官軍也

今夜賊飲必醉可來救我官軍如其言夜出斫營火
其梯賊無得脫者而鏡手死矣若然忠臣義士豈非
本於天性者乎郎君之祠且二十餘年而幸得無毀
不爲之記無以傳後張生莊臨親其事者也故以其
言書之

復菴記

舊中涓范君養民以崇禎十七年夏自京師徒步入
華山爲黃冠數年始克結廬於西峰之左名曰復菴
華下之賢士大夫多與之遊環山之人皆信而禮之
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幼而讀書好楚辭諸子及
經史多所涉獵爲東宮伴讀方李自成之挾東宮二

王以出也。范君知其必且西奔，於是棄其家走之關中，將盡厥職焉。乃東宮不知所之，而范君爲黃冠矣。太華之山懸崖之巔，有松可蔭，有地可蔬，有泉可汲，不稅於官，不隸於宮，觀之籍華下之人，或助之材以勑，是菴而居之，有屋三楹，東向以迎日出。余嘗一宿其菴，開戶而望大河之東，雷首之山蒼然突兀，伯夷叔齊之所采薇而餓者，若揖讓乎其間。固范君之所慕而爲之者也。自是而東，則汾之一曲，綿上之山，出沒於雲煙之表，如將見之。介子推之從，晉公子既反國而隱焉。又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又自是而東，太行碣石之間，宮闕山陵之所在，去之茫茫而極。

望之不可見矣相與泣然作此記畱之山中後之君子登斯山者無忘范君之志也

貞烈堂記

古之人所以傳於其後者不以其名而以其實不以其天而以其人以其名以其天者世人之所以爲榮以其實以其人者君子之所脩而不敢怠也晉生文煜關中之通士也名其堂曰貞烈而請爲之記其言曰余之祖妣臨潼王府鎮國中尉懷輝女也歸於晉生余考及二姑年十九而余祖考以余考方四歲守節不二迄六十有八而終崇禎末巡按御史金公毓峒以事上聞請行旌表命未下而寇至二姑死焉故

堂以貞烈名也余又讀朝邑李君楷所爲傳則二姑者一適西安右衛昭信校尉王弘祖一適臨潼王府奉國中尉誼澂竝封安人早寡寇至之日各自投於井長姑之子寅年十三從焉蓋三世而其節不隕可無媿其名也已史言郭昌娶真定恭王女號郭主主雖王家女而好禮節儉有母儀之德生光武郭皇后此特居室之常行爾而當時稱之史冊載之其後郭后雖出而東海恭王猶得保其餘慶以垂於後嗣乃晉氏之先祖妣其治家如郭主加以栢舟之節其女與外孫守死不辱有卓絕之殊軌焉屬當岸谷之變門戶衰微無能光大其業使聲聞烜赫傳之彤管而

僅以一堂之名託之文字以示子孫不忘此又其遇之懸於天寔命不同而可爲悲悼者也然君子之爲教於家有百世之規而不以一時之所遇爲興替易不云乎家人利女貞自今以往晉氏之爲女者必貞以宜其家爲子者必孝於親必忠於君以顯於其國則受介福於王母以大其門者不在其身將在其子孫而斯堂之名永世弗墜必有繼中壘而修列女之傳者焉余濡筆俟之矣

楊氏祠堂記

天下之事盛衰之形象寡之數不可以一定而君子則有以待之所以撫盛而合衆者中人以上之所能

若夫爲盛於衰治衆於寡子然一身之日而有萬人
百世之規非大心之君子莫克爲之矣古之君子慮
先人之德久而弗昭於是爲之祠堂以守之其盛者
及於始祖古之君子慮宗人之渙而無統於是歲合
子姓於祠而教之孝奠爵獻俎畢而餽食以教之禮
其子孫之衆或至於數千百人此祠堂之所由興而
祭法之所由傳也常熟楊子常先生通經之士於先
朝之末由訓導除都昌知縣未任以疾歸而遭國變
至於今先生年七十有二矣先有一子年二十餘以
卒晚得一子又殤而其兄子亦中歲夭折今其族孫
之在者不過二十餘人其先世自關中來祖父竝爲

農風尚朴質高祖以上不能舉其諱字自遷常熟以來復無顯者及先生始仕宦今白首老矣無親子孫夫人之情於身且若此遑恤其後乎而先生曰不然吾父雖農在里中頗能言民疾苦以達於縣吏而除其舊當不至於無嗣以五服之間得一二十人以合其歡而教之以孝以禮豈必其中無能學以大其宗者以吾之年雖老且獨而幸有薄田之入爲先祖父所遺可以舉先人未行之事而傳之其後人於是即祖墓之旁建屋三楹爲祠堂以奉其先人竝諸父兄子姓之亾者其下爲田若干畝以供歲時之祭定其儀秩其品簡而文約而不陋曰及吾身存與諸孫行

禮其中使諸孫之繼我如今日焉先德其母墜已又於其墓之旁植木開河通水凡世俗所爲安死利生之法無不備此非所謂衰而有盛之心寡而能衆之事者乎易曰可大則賢人之業傳曰人定能勝天吾以卜楊氏之昌於其後必也承先生之命而爲之記

華陰王氏宗祠記

昔者孔子既沒弟子錄其遺言以爲論語而獨取有子曾子之言次於卷首何哉夫子所以教人者無非以立天下之人倫而孝弟人倫之本也慎終追遠孝弟之實也甚哉有子曾子之言似夫子也是故有人倫然後有風俗有風俗然後有政事有政事然後有

國家先王之於民其生也爲之九族之紀大宗小宗之屬以聯之其死也爲之䟽衰之服哭泣殯葬虞附之節以送之其遠也爲之廟室之制禘嘗之禮鼎俎籩豆之物以薦之其施之朝廷用之鄉黨講之庠序無非此之爲務也故民德厚而禮俗成上下安而暴戾不作自三代以下人主之於民賦歛之而已爾役使之而已爾凡所以爲厚生正德之事一切置之不理而聽民之所自爲於是乎教化之權常不在上而在下兩漢以來儒者之效亦可得而攷矣自二戴之傳二鄭之注專門之學以禮爲宗歷三國兩晉南北朝五季干戈分裂之際而未嘗絕也至宋程朱諸子卓

然有見於遺經而金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說於南方以授學者及乎有明之初風俗淳厚而愛親敬長之道達諸天下其能以宗法訓其家人而立廟以祀或累世同居稱之爲義門者亦往往而有十室之忠信比肩而接踵夫其處乎雜亂偏方閭位之日而守之不變孰勸帥之而然哉國亂於上而教明於下易曰改邑不改井言經常之道賴君子而存也嗚呼至於今日而先王之所以爲教賢者之所以爲俗殆漸滅而無餘矣列在搢紳而家無主祀非寒食野祭則不復薦其先人期功之慘遂不制服而父母之喪多畱任而不去同姓通宗而不限於奴僕女嫁死而無

出則責償其所遣之財昏媾異類而脇持其絲里利
之所在則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於是機詐之變日深
而廉恥道盡其不至於率獸食人而人相食者幾希
矣昔春秋之時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而秉禮之
邦守道之士不絕於書未若今之滔滔皆是也此五
帝三王之大去其天下而乾坤或幾乎息之秋也又
何言政事哉吾友華陰王君弘撰鄰華先生之季子
而爲徵華先生後者也遊婺州二年而歸乃作祠堂
以奉其始祖聚其子姓而告之以尊祖敬宗之道其
鄉之老者喟然言曰不見此禮久矣爲之兆也其足
以行乎孟子有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夫躬行孝弟

之道以感發天下之人心使之惕然有省而觀今世之事若無以自容然後積污之俗可得而新先王之教可得而興也王君勉之矣

書孔廟兩廡位次考後

予居蘇之崑山崇禎初先師廟東西兩廡壞予時爲博士弟子一日過之見神位在瓦礫中與同學二三生拾取命工修完奉之東齋告於邑之長官越二年始復其故因考史記家語及今代闕里之書多有不同以大明會典爲定而友人歸生莊作兩廡位次考一通受而藏之幾五十年來關中得郃陽甯生滋丁祭考義亦崇禎中作大略相同然兩廡位東西相對

以次列及門弟子畢而後及左氏公羊穀梁三子暨
漢以下諸儒止舊制也嘉靖九年采諸臣之議有黜
者有改祀者於是東廡之弟子三十三而西廡二十
九左丘明躋秦非之上伏勝躋顏噲之上孔安國躋
穀梁赤之上而自此以下時代先後大率倒誤當日
東西之位仍如舊次雖有關者而不復更移蓋亦知
二鄭賈服諸儒傳經之功不可沒而有待於異日之
重議此秉禮者之微意也予恐後之人不知而欲循
時代以正東西之次又悲夫亾友之遺墨猶存而不
獲共論此也乃書其末以俟後人歸生名莊更名祚
明工草隸爲東吳高士

書廣韻後

余既表廣韻而重刻之以見自宋以前所傳之韻如此然惜其書之不完也路史曰周有井伯廣韻曰二牙後今井下無此文又曰廣韻云漢有鄒城後今鄒字灰等二韻兩收而亦無此文又引鄒下云鄉名在右扶風而今灰韻注但鄉名二字困學記聞曰廣韻以賁爲姓古有勇士賁育今賁下但亦姓二字又曰廣韻云後蜀錄有法部尚書屯度又曰廣韻引何氏姓苑有况姓廬江人今屯下况下但又姓二字禮部韻略引廣韻彼字注云論語子西彼哉軻字注云孟子居貧軻軻故名軻字子居今竝無此文又注颺字

云漢光武得此鼠竇攸識之廣韻以爲終軍誤今亦無終軍之文也太原傅山曰宋姚寬戰國策後序引廣韻七事晉有大夫芬質芊干者著書顯名安陵丑雍門中大夫藍諸晉有亥唐趙有大夫羣賈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蕃蓋注中凡言又姓者必以其人實之而今書皆無其文又史紹通鑑釋文所引廣韻其不載於今書者亦多也十干皆引爾雅歲陽而戌下不引著雍又考之玉海言廣韻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注一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今僅二萬五千九百二言注一十五萬三千四百二十一字則注之刪去者三萬八千二百七十一而正文亦少

二百九十二言矣又文獻通考曰有陸法言長孫訥
言孫恹三序今止恹序又言首載景德祥符敕牒今
亦無之則亦後人刪去之矣其幸而存者天之未喪
斯文也嗚呼惜哉

讀宋史陳遘

吾讀宋史忠義傳至於陳遘史臣以其嬰城死節而
經制錢一事爲之減損其辭但云天下至今有經總
制錢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於翁彥國愚
以爲不然鶴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東王
師討之命陳亨伯宋人諱高宗嫌名
稱其字曰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
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丁稅與頭子錢樓

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曆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
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
謂之總制錢靖康初詔罷之軍興議者請再施行色
目寢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於今爲州縣大患初亨
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剝民斂怨禍必
及子孫其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天
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也然則宋之所以亾自經總
制錢而此錢之興始於亨伯雖其固守中山一家十
七人爲叛將所害而不足以償其剝民之罪也孔子
述古書之文凡紂之臣附上而讎斂者雖飛廉之死
不得與於三仁之列若亨伯之爲此也其初特一時

權宜之計而遺禍及於無窮是上得罪於藝祖太宗
下得罪於生民而斷脰決腹一噴於中山不過匹夫
匹婦之爲諒而已焉得齒於忠義哉知此然後天下
之爲人臣者不敢懷利以事其君而但以一死自託
於忠臣之列矣

汝州知州錢君行狀

崇禎十四年二月辛亥賊陷汝州知州錢君死之君
諱祚徵字君遠其先吳越王裔居池之青陽國初遷
於萊爲掖縣人君七歲出嗣其從叔父一夔爲之子
事其嗣大母杜氏如其父母大母之黨有煩言君言
於大母施予諸姻屬甚周以是大母安之中天啓元

年舉人大母終哀毀如父喪署恩縣教諭三年除汝
州知州汝爲流賊出入孔道又有土賊聚至萬人依
山爲巢百姓苦之君至則簡鄉勇衛兵得千餘人佯
爲城守計忽夜半開門出從間道踰山谷步行抵其
巢賊方縱酒不爲備急擊大破之君策賊衆難盡誅
乃釋其俘招之仍令民千家立一寨有警相救賊屢
失利其頭目魯加勒等遂詣州降南召登封諸賊聞
之亦來降君簡其驍健送軍門效用餘給牛種遣之
汝人少休君守汝三年多善政及是年正月賊陷河
南府遂犯汝州君斬麾下之言款賊者以徇率兵嬰
城固守賊攻城君中流矢力疾乘城督戰數日二月

庚戌大風竄賊以火箭射城上城上發礮應之風逆
火反樓堞盡焚賊乘之入君被執大罵不屈被擊仆
地加以炮烙一宿死年四十七弟祉徵從子青僕十
餘人皆死無一還者巡撫臣高名衡以聞奉旨下部
議卹未覆于大受縣學生痛父節未表於先朝懼後
世之沒而無傳也乃質言其事以告於余而爲之狀

吳同初行狀

自余所及見里中二三十年來號爲文久者無不以
浮名苟得爲務而余與同邑歸生獨喜爲古文辭砥
行立節落落不苟於世人以爲狂已而又得吳生吳
生少余兩人七歲以貧客嘉定於書自左氏下至南

北史無不纖悉強記其所爲詩多怨聲近西州子夜
諸歌曲而炎武有叔蘭服少兩人二歲姊子徐履忱
少吳生九歲五人各能飲三四斗五月之朔四人者
持觥至余舍爲母壽退而飲至夜半抵掌而談樂甚
旦日別去余遂出赴楊公之辟未旬日而北兵渡江
余從軍於蘇歸而崑山起義兵歸生與焉尋亦竟得
脫而吳生死矣余母亦不食卒其九月余始過吳生
之居而問焉則其母方熒熒獨坐告余曰吳氏五世
單傳未亾人惟一子一女女被俘子死矣有孫二歲
亦死矣余旣痛吳生之交又念亾人者持觥以壽吾
母而吾今以衰經見吳生之母於悲哀其子之時於

是不知涕淚之橫集也。生名其沆，字同初。嘉定縣學生員。世本儒家生。尤夙惠。下筆數千言。試輒第一。風流自喜。其天性也。每言及君父之際。及交友。然諾則斷然不渝。北京之變。作大行皇帝。大行皇后二誄。見稱於時。與余三人。每一文出。更相寫錄。北兵至。後遺余書及記事一篇。又從余叔處得詩二首。皆激烈悲切。有古人之遺風。然後知閨情諸作。其寄興之文。而生之可重者。不在此也。生居崑山。當抗敵時。守城不出。以死死。死者四萬人。莫知屍處。以生平日憂國。不忘君義。形於文。若此。其死豈顧問哉。生事母孝。每夜歸。必爲母言所與往來者。爲誰。某某最厚。死後。炎武嘗

三過其居無已則遣僕夫視焉母見之未嘗不涕泣
又幾其子之不死而復還也然生實死矣生所爲文
最多在其婦翁處不肯傳傳其寫錄在余兩人處者
凡二卷

書吳潘二子事

先朝之史皆天子之大臣與侍從之官承命爲之而
世莫得見其藏書之所曰皇史宬每一帝崩修實錄
則請前一朝之書出之以相對勘非是莫得見者人
間所傳止有太祖實錄國初人樸厚不敢言朝廷事
而史學因以廢失正德以後始有纂爲一書附於野
史者大抵草澤之所聞與事實絕遠而反行於世世

之不見實錄者從而信之萬曆中天子蕩然無諱於是實錄稍稍傳寫流布至於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然其卷帙重大非士大夫累數千金之家不能購以是野史日盛而謬悠之談徧於海內蘇之吳江有吳炎潘耒章二子皆高才當國變後年皆二十以上棄其諸生以詩文自豪旣而曰此不足傳也當成一代史書以繼遷固之後於是購得實錄復旁搜人家所藏文集奏疏懷紙吮筆早夜矻矻其所手書盈牀滿篋而其才足以發之及數年而有聞予乃亟與之交二子皆居江村潘稍近每出入未嘗不相過又數年潘子刻國史考異三卷寄子於淮上子服其精

審又一年予往越州兩過其廬及余之昌平山西猶
一再寄書來會湖州莊氏難作莊名廷鑑目雙盲不
甚通曉古今以史遷有左丘失明乃著國語之說奮
欲著書其居鄰故閣輔朱公國楨家朱公嘗取國事
及公卿誌狀疏草命胥鈔錄凡數十帙未成書而卒
廷鑑得之則招致賓客日夜編輯爲明書書冗雜不
足道也廷鑑死無子家貲可萬金其父胤城流涕曰
吾三子皆已析產獨仲子死無後吾哀其志當先刻
其書而後爲之置嗣遂梓行之慕吳潘盛名引以爲
重列諸叅閱姓名中書凡百餘帙頗有忌諱語本前
人詆斥之辭未經刪削者莊氏旣巨富浙人得其書

往往持而恐嚇之得所欲以去歸安令吳之榮者以
贓繫獄遇赦得出有吏教之買此書恐嚇莊氏莊氏
欲應之或曰踵此而來盡子之財不足以給不如以
一訟絕之遂謝之榮之榮告諸大吏大吏右莊氏不
直之榮之榮入京師摘忌諱語密奏之四大臣大怒
遣官至杭執莊生之父及其兄廷鉞及弟姪等并列
名於書者十八人皆論死其刻書鬻書并知府推官
之不發覺者亦坐之發廷鑪之墓焚其骨籍沒其家
產所殺七十餘人而吳潘二子與其難當鞠訊時或
有改辭以求脫者吳子獨慷慨大罵官不能堪甚至拳
湯仆地潘子以有母故不罵亦不辨其平居孝友篤

厚以古人自處則兩人同也予之適越過潘子時余
甥徐公肅新狀元及第潘子覩余慎無以甥貴稍貶
其節余謝不敢二子少余十餘歲而予視爲畏友以
此也方莊生作書時屬客延予一至其家予薄其人
不學竟去以是不列名獲免於難二子所著書若干
卷未脫藁又假予所蓄書千餘卷盡亡予不忍二子
之好學篤行而不傳於後也故書之且其人實史才
非莊生者流也

歙王君墓誌銘

王君以崇禎十四年卒後三年國變王君之子璣流
寓於吳又一年而不孝始識王生因以知王生之人

與其世德之概與王生交一年而王生以狀請銘不
孝以母未葬弗敢作也又一年卜葬葬有日而王生
復來請銘不孝不復辭而銘之君諱時沐字惟新其
先歿之澤富人在唐曰祕閣校正希羽十七傳至名
闕者避元亂徙而東爲龍溪始祖又八傳至於君君
大父諱福鳳始業行鹽父諱正寵承其業以至於君
君以其故不克讀書然君雖業鹽而孝友急公好施
有遠見能自樹乃過於世之君子若所云事其慈母
與父妾盡禮而友愛弟時沈終其身則其孝友也祖
墓之木爲不肖者伐且鬻其旁地君爲捐金贖之澤
富有宗祠君重作之龍溪其急大義也叔正完容杭

而病曰於我葬外舅卒遺孤一人曰於我長其他卹
人窮振人困多類是是其好施也同事欲因君請院
司據西龍爲鹽窩君止之無何竝抵罪西龍商獨免
其有遠見也好從士君子而恥謁貴人邑有司欲賓
之不就其能自樹也凡此皆余之所信於王生者也
君享年六十有七娶朱氏子四長璣杭州府錢塘縣
學生員次文秩次文秋次文祀孫六曾孫二以卒之
年十二月甲子葬於其里象山之麓蓋王氏中世爲
商而通經義思用之天下者自璣始自君之沒而家
益落璣遂走京師歷薊抵寧遠觀列邊之大勢每以
大計干當事者不用轉客東萊而聞京師之變哭先

皇帝於萊山之陽馳至南都而公卿又無下士者遂
傲居於吳著信書一編以示余而爲之太息焉此固
宋之遺臣所隱晦而不敢筆之書者也而王生之不
撓於時若此其抱濟物之才而發憤於大義又若此
非世德之遺而能然乎銘曰

不知其人視其子子爲信人爲節士嗚呼君兮永宅
此

山陽主君墓誌銘

往余在吳中常鬱鬱無所交出門至於淮上臨河不
度徬徨者久之因與其地之賢人長者相結而王君
奕田最與余善自此一二年或三四年一過也王君

與余同年月生而長余二十餘日其行事雖不同而
意相得凡余心之所存及其是非好惡無不同者雖
不學古而闇合於義仁而愛人樂善不倦其天性然
也生八歲而孤事母孝事其兄恭其居財也有讓少
爲帖括之學及中年遂閉戶不試家頗饒每受人之
負折券不較以是其產稍落而四方賓客至者未嘗
不與之周旋當余在太原而余友潘力田死於杭係
累其妻子以北少弟末年十八子身走燕都介余一
蒼頭以見王君王君曰我固聞之寧人嘗與我言潘
君力田賢士也不幸以非命終而寧人之友之弟則
猶之吾弟也迎而舍之比其歸也則曰家破矣可奈

何吾有女年且笄將壻子間二年來遂就昏王君與
來非素識也特以寧人之友故而余在遠弗及爲之
從與也每爲余言子行遊天下二十年年漸衰可已
矣幸過我卜築一切居處器用能爲君辦之逡巡未
果而別君之日持觴送我大河之北留一宿視余上
馬爲之出涕若將不復見者乃明年余遂有山東之
戾而海岱以南地大震君亦爲里中兒所齟齬意不
自得又明年六月庚午君卒惟君生平以朋友爲天
倫其待余如昆弟而余以窮鬼蹇連無能申大義於
詐愚凌弱之日者以十九年之交再三之約而不獲
與之分宅卜鄰同晨共夕其終也又不獲視其含斂

而撫其遺孤吁可悲矣君諱略字起田淮安山陽人
家清江浦之南卒時年五十七娶方氏子一寬將以
卒之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之先塋而子壻來以
狀及寬書來是不可以無銘銘曰

少而孝長而恭好禮而敦樂善而從爲義勇而與人
忠胡天不弔而降此鞠凶士絕絃人罷春以斯銘告
無窮

富平李君墓誌銘

閩中故多豪傑之士其起家商賈爲權利者大抵崇
孝義尚節槩有古君子之風而士人獨循循守先儒
之說不敢倍嘉靖中高陵三原爲經生領袖其後稍

衰而一二賢者猶能自持於新說橫流之日以余所聞李君蓋可謂篤信好學而不更其守者邪李氏之先山西之洪洞人元時遷美原洪武初縣廢爲富平人數傳至君之曾祖諱朝觀者爲邊商以任俠著關中與里豪爭渠田爲齟齬以死而君之祖諱希奎走闕下上書懇天子直其事大猾以次就法報父讐名動天下乃其家遂中落至君之考諱效忠中武舉稍復振君始以文補邑諸生君少而剛方績學不怠當萬曆之末士子好新說以莊列百家之言竄入經義甚者合佛老與吾儒爲一自謂千載絕學君乃獨好傳注以程朱爲宗旣得事恭定馮先生學益大進君

事親孝其於諸父昆弟恭而有讓待人以嚴而引之於道治家冠婚喪祭一如禮法以是年雖少鄉人重之如王彥方黃叔度焉崇禎七年四月壬午以疾卒年二十七君卒之三月而關中大亂君之考武舉君以哭子繼君以沒而寇至里中妣楊氏與族人登樓竝焚死李氏之門合良賤死者八十有一人嗚呼惜矣而孤子因篤方三歲廸篤二歲從其母田氏走之外家以免其後因篤旣長乃折節讀書已爲諸生旋棄之爲詩文有聞於時而尤潛心於傳注之書以力追先賢蓋近年以來關中士子爲大全蒙引之學者自君父子倡之君沒越十有三年十月癸酉因篤始

葬君於韓家村東南之新阡因篤旣與崑山顧炎武
爲友且數年而曰吾先人之墓石未立將屬之子炎
武不敢辭乃爲之撰次其詳則因篤之狀存焉君諱
映林字暉天其沒也鄉人私謚曰貞孝先生孫男三
人漢渭泗銘曰

李氏之先以節俠聞及至於君乃續斯文刊落百氏
以入聖門好義力行鄉邦所尊何不永年遭室之焚
有封若堂于韓之原惟德繩繩在其後昆

謂攢宮文一

伏念臣草野微生干戈餘息行年五十慨駒隙之難
留涉路三千望龍髯而愈遠茲當忌日祇拜山陵履

雨露之方濡實深哀痛睠松楸之勿翦猶藉神靈敢
陳于治之毛庶格在天之馭臣某謹言

謁橫宮文二

自遼陵下即度太行遠歷關河再更寒暑茲以孟秋
之望重修拜奠之儀身先旅鴈過絕塞而南飛跡似
流萍隨百川而東下感河山之如故悲灌莽之方深
庶表忱思伏祈昭鑒

謁橫宮文三

臣炎武臣因篤江左豎儒關中下士相逢燕市悲一
劍之猶存旅拜橋山痛遺弓之不見時當春暮敬擷
村蔬聊摭草莽之心式薦園陵之事告四方之水旱

及此彌年乘千載之風雲未知何日伏惟昭格俯鑒
丹誠

謁攢宮文四

自遼陵下今又八年漢落關河差池烽火想遺弓而
在望懷短策以靡前每屆春秋獨泣蒼梧之野多更
甲子仍憐絳縣之人朔氣初收光風漸轉敬羞蒹藻
重展松楸雖鼎俎之久虛幸杲恩之未壞黃圖如故
乍驚失鹿之辰白首無歸終冀攀龍之日仰憑明命
得遂深祈

華陰縣朱子祠堂上梁文

茲聞宣氣爲山泉阜必宗乎喬嶽明徵在聖羣言實

總於真儒自夫化缺三雍風乖四始兩漢而下雖多
係殘守缺之人六經所傳未有繼往開來之哲惟絕
學首明於伊雒而微言大闡於考亭不徒羽翼聖功
亦乃發揮王道啓百世之先覺集諸儒之大成然而
代運當屯著占得遜官方峻直難久立於朝端祠祿
優遊每自安於林下睠此雲臺之側實爲寄祿之邦
子靜書中羨希夷之舊隱啓蒙序末題真逸之新名
雖風聲遠隔於殊方而道德實同乎一統家傳戶誦
久已無間寰區春祀秋嘗獨此未瞻廟貌於是邑之
薦紳耆舊以及學士青衿無不博考遺編深嗟闕典
睇琳宮之絢爛悲木鐸之幽沉爰有廷揆張君山史

王君蒐採於前子德李君通之宋君宣揚於後而會
炎武跋涉關河留連原嶽發遐情於五嶽尋墜緒於
千年即雲臺舊院之西度香火專祠之地重邀茂宰
華陰令
述律城贊此良圖萃人力以作新捐緡錢而倡導卜神
涓吉庀材效工右帶流泉來惠風之習習前憑嶽麓
狀盛德之峩峩將使俎豆增崇章逢無絕敬泚衰蕪
之筆式陳邪許之辭

亭林文集卷之六 補遺

軍制論 乙酉歲作

法不變不可以救今已居不得不變之勢而猶諱其變之實而姑守其不變之名必至于大弊今日之軍制可謂高皇帝之軍制乎其名然其實變矣而上下相與守之至于極而因循不改是豈創制之意哉高皇帝云吾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自今言之費乎不費乎百萬之兵安在乎而猶以爲祖制則然此所謂相蒙之說也嘗考古春秋周禮寓兵于農之說未嘗不喟然太息以爲判兵與農而二之者三代以下之通弊判軍與兵而又二之者則自國朝始夫一民

也而分之以爲農又分之以爲兵是一農而一兵也
弗堪一兵也而分之以爲軍又分之以爲兵是一農
而二兵也愈弗堪一兵也而分之以爲衛兵又分之
以爲民兵又分之以爲募兵是一農而三兵也又益
弗堪不亟變勢不至盡毆民爲兵不止盡毆民爲兵
而國事將不忍言矣二祖之制京師設都督府五衛
七十二畿甸設衛五十各省設都指揮使司二十一
畱守司二衛百九十一守禦屯田羣牧千戶所二百
十有一邊徼設宣慰安撫長官司九十五番夷都司
衛所百有七以五千六百人爲衛千一百二十人爲
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爲百戶所給軍田立屯堡且耕

且守人受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半贍其人半給
官俸及城操之軍有徵朝發夕至若是天下何病乎
有兵而又烏乎復立兵久安弛備政圯伍虛正統末
始令郡縣選民壯弘治中制里僉二名若四五名有
調發官給行糧正德中計丁糧編機兵銀人歲食至
七兩有奇悉賦之民此謂之機快民壯而兵一增制
一變又久備益弛盜發雍豫蔓延數省民兵不足用
募新兵倍其精以爲長征之軍而兵再增制再變屯
衛者曰我烏知兵轉漕耳守禦非吾任也故有機壯
而屯衛爲無用之人民壯曰我烏知兵給役耳調發
非吾任也故有新募而民壯爲無用之人臣嘗合天

下衛所計之兵不下二百萬國家有兵二百萬可以
無敵而曾不得一人之用二百萬人之田不可謂不
贍而曾不得一升一合之用故曰高皇帝之法凶矣
然則將盡衛所之軍而兵之官而將之乎曰不能抑
將盡衛所之軍而廢之田而奪之乎曰不能請于不
變之中而寓變之之制因已變之勢而復創造之規
舉尺籍而問之無缺伍乎缺者若干人收其田以新
兵補之大集伍而閱之皆勝兵乎不勝者免收其田
以新兵補之五年一閱汰其羸登其銳而不必世其
人若然則不費公帑一文而每衛可得若干人之用
推之天下二百萬之兵可盡復也矧今日駐蹕南中

輓漕之卒歲省數倍以爲兵則強以爲農則富而不
及時之宜一爲變通俾此百十萬人襲兵之名糜兵
之食而不能張券注矢爲國家毫毛之用是國家長
棄此百十萬人竝此百十萬人之田而終世不復也
則物力烏得不詘軍政烏得不窳又何以兆謀敵愾
成克復之勲哉

形勢論

昔之都于南者吳東晉宋齊梁陳南唐南宋凡八代
當吳之世三方鼎峙西以巴丘北以皖城濡須爲境
迨其亾也則以長江之險先爲晉有永嘉南渡荆豫
青兗及徐之半入于劉石梁益入於李雄以合肥淮

陰壽陽泗口角城爲重鎮至苻姚慕容之亂始得青
兗梁益而宋因之及元嘉北伐礪礪喪師佛狸之馬
屯於瓜步於是乎守江矣拓跋奄有中原齊梁嗣主
江左淮南北竝爲戰場太清內禍承聖尋兵齊略淮
南魏收蜀漢而江陵淪陷陳氏軼興西不得蜀漢北
失淮淝以長江爲境于是乎守江矣幅員日狹國祚
彌短采石京口同時竝濟卒并於隋南唐既失淮南
亦以江爲境國遂不支宋都臨安與金人盟中淮流
爲界西拒大散關端平滅金蔡州桃兵蒙古寶祐失
蜀咸淳失襄樊元兵南下幼主銜壁豈非大勢然耶
嘗歷考八代興亡之故中天下而論之竊以爲荆襄

者天下之吭蜀者天下之領而兩淮山東其背也蜀據天下之上流昔之立國於南者必先失蜀而後危仆從之蜀爲一國而不合於中原則猶可以安孫吳之於漢東晉之於李雄是也蜀合於中原而并天下之力資上流之勢以爲我敵則危王濬自巴丘東下劉整謀取蜀以規宋是也故守先蜀若輯蜀之人因其富出兵秦鳳涇隴之間以撼天下不難故戰先蜀趙鼎言經營中原自關中始經營關中自蜀始幸蜀自荆襄始陳亮言荆襄據江左上流西接巴蜀北控關洛楚人用之虎視齊晉與秦爭帝東晉以來設重鎮以扼中原孟珙言襄樊國之根本百戰復之當加

經理蓋宋人之論如此及元取宋果自襄陽樊城以度鄂故以天下之力圍二城者五年及其渡江不二年而取臨安矣故無蜀猶可以國東晉是也無荆襄不可以國楚去陳徙壽春是也無淮南北而以江爲守則亾陳之禎明南唐之保大是也故厚荆襄急古之善守者所憑在險而必使力有餘於險之外守淮者不於淮于徐泗守江者不于江于兩淮此則我之戰守有餘地而國勢可振故阻兩淮急或曰高皇帝嘗以南取北矣而何厖厖守之謂愚曰固也夫取天下者必居天下之上游而後可以制人英雄無用武之地則事不集且人知高皇帝之都金陵而不知高

皇帝之所以取天下當江東未定先以大兵克襄漢
平淮安降徐宿而後北畧中原此用兵先得地勢也
且楚之霸也在邲漢高之起自沛入秦自南陽析酈
光武起自南陽宋武滅南燕自淮入泗滅秦自汴入
河此皆古來以南伐北之明證有地利而後動者也
如愚之策聯天下之半以爲一用之若常山之蛇則
雖有符秦百萬之師完顏三十二軍之衆不能闕我
地而蓄威固銳以伺敵人之暇則功可成也此戰守
兼得之謀而用兵之上術也

田功論

天下之大富有二上曰耕次曰牧國亦然秦楊以田

農而甲一州烏氏橋姚以畜牧而比封君此以家富也棄穎粟而郃封非子蕃息而秦胙此以國富也事有策之甚迂爲之甚難而卒可以并天下之國臣天下之人者莫耕若嘗讀宋魏了翁疏以爲古人守邊備塞可以紓民力而老敵情唯務農積穀爲要道又言有屯田有墾田大兵之後田多荒萊諸路閒田當廣行招誘令人開墾因可復業則耕獲之實效往往多於屯田蓋竝邊之地久荒不耕則穀貴貴則民散散則兵弱必地闢耕廣則穀賤賤則人聚聚則兵強請無事屯田之虛名而先計墾田之實利募土豪之忠義者官爲給助隨便開墾畧計所耕可數千頃明

年此時便收地利可食賤粟况耕田之忙又皆可用
之兵萬一有警家自爲守人自爲戰比于倉卒遣戍
亦萬不侔無屯田之名而有屯田之實無養兵之費
而又可潛制驕悍之兵不惟可以制虜而又以防他
盜之出入不數年間邊備隱然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愚以爲此正今日之急務夫承平之世田各有主今
之中土瀰漫蒿萊誠田主也疾力耕不者籍而予新
厖不可使吾國有曠土若是人必服一易屢豐之日
視粟爲輕今干戈相承連年大饑人多艱食必勸於
耕二易古之邊屯多於沙磧今則大河以南厥土塗
泥水田揚州陸田頽壽修羊杜之遺跡復上元之舊

屯三易久荒之後地力未洩粟必倍收四易然而有三難大農告絀出數十萬金錢求利於四三年之後一難朝不能久任人不甘獨勞斲以數年之力專任一人二難天有旱澇歲有豐凶若何承矩之初年種稻霜早不成幾於阻格三難愚請捐數十萬金錢予勸農之官毋問其出入而三年之後以邊粟之盈虛貴賤爲殿最此一人者欲邊粟之盈必疾耕必通商必還定安集邊粟而盈則物力豐兵丁足城圍堅天子收不言利之利而天下之大富積此矣

錢法論

莫善於國朝之錢法莫不善於國朝之行錢考之史

景王鑄大錢周錢益一變漢承秦半兩已爲莢錢爲四銖爲三銖爲五銖爲赤仄爲三官逮於靈獻爲四出爲小錢漢錢凡九變唐鑄開通已更鑄大錢則有乾封乾元重稜唐錢凡四變宋做開通舊式西事起鑄大錢崇寧鑄當十嘉定鑄當五又雜用鐵錢交子會子而法彌弊宋錢亦三四變每錢之變貨物騰躍輕重無常而民苦之國朝自洪武至正德十帝而僅四鑄以後帝一鑄至萬曆而制益精錢式每百重十有三兩輪郭周正字文明潔益倣古不愛銅惜工之意而又三百年來無改變之令市價有恒錢文不亂民稱便焉此錢法之善也然至於今物日重錢日輕

盜鑄雲起而上所操以衡萬物之權至於不得用何
哉蓋古之行錢者不獨布之於下而亦收之於上漢
律人出算百二十錢是口賦之入以錢管子鹽筴萬
陣之國爲錢三千萬是鹽鐵之入以錢商賈緡錢四
千而一算三老北邊騎士輅車一算商賈輅車三算
船五丈以上一算是關市之入以錢令民占賣酒租
升四錢是榷酤之入以錢隆慮公主以錢千萬爲字
贖死是罰鍰之入以錢晉氏南渡凡田宅奴婢馬牛
之券每直一萬稅四百是契稅之入以錢張方平言
屋廬正稅茶鹽酒醋之課率錢募役青苗入息之法
以斂天下之錢而上之資予祿給慮無不用錢自上

下自下上流而不窮者錢之爲道也今之錢則下而不上僞錢之所以日售而制錢日壅未必不由此也請畧倣前代之制凡州縣之存留支放一切以錢代之使天下非制錢不敢入於官而錢重錢重而上之權重賈山有言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故計本程息之利小權歸於上之利大今市肆之錢惡而制錢亦與俱惡以故市肆之錢賤而制錢亦與俱賤是上無權以下爲權也上亦何利之有此無他上不收錢錢不重也愚故曰莫不善於今之行錢是賈生所謂退七福而行博禍者也

子胥鞭平王之尸辨

人之大倫曰君臣曰父子臣事君猶子事父也苟爲父報讐則必甘心焉而後已甘心焉而後已者于凡人可也于君則有不得以行之者矣太史公言子胥鞭楚平王之尸春秋傳不載而予因以疑之疑春秋以前無發冢戮尸之事而子胥亦不得以行之平王也鄭人爲君討賊不過斲子家之棺而已齊懿公掘郕歎之父而刑之衛出公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傳皆書之以著其虐是春秋以前無發冢戮尸之事也平王固員之父讐而亦員之君也且淫刑之罪孰與篡弑一人之讐孰與替天報怨之師孰

與討賊唐莊宗尚不加於朱溫而子胥以加之平王
吾又以知其無是事也考古人之事必于書之近古
者穀梁傳云吳入楚撻平王之墓賈誼新書亦云呂
氏春秋云鞭荆平之墓三百越絕書云子胥操撻笞
平王之墓淮南子云闔閭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
宮而季布傳亦言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
蓋止于鞭墓而傳者甚之以爲鞭尸使後代之人蔑
棄人倫譬對枯骨趙襄子漆智伯之頭王莽發定陶
恭王母下姬之冢慕容雋投石虎尸于漳水姚萇僇
撻苻堅薦之以棘王頒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
而飲之楊璉真珈取宋諸帝之骸與牛馬同瘞或快

意於所仇或肆威於亾國未必非斯言啓之也然則
鞭墓可乎亦曰員之所以爲員而已矣

讀隋書

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攷之史傳則未見其
有以爲富國之術也當周之時酒有榷鹽池鹽井有
榷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而竝罷之夫酒榷鹽鐵市
征乃後世以爲關於邦財之大者而隋一無所取則
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匹者減爲二丈
役丁十二番者減爲三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繼而
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日自餘諸州竝免當
年租稅十年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

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
兵減半功調全免則其于賦稅復濶畧如此然文帝
受禪之初即營新都徙居之繼而平陳又繼而討江
南嶺表之反側者則此十餘年之間營繕征伐未嘗
廢也史稱帝于賞賜有功竝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
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於南郭以次頒給
所費三百餘萬段則又未嘗嗇於用財也夫既非苛
賦歛以取財且時有征役以糜財而賞賜復不吝財
則宜用度之空匱也而何以殷富如此考之於史則
言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
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

蓋以糴袋進香皆以爲費用大加譴責嗚呼夫然後
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
君必恭儉禮下取于民有制者信利國之良規而非
迂濶之談也漢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朴儉富其國漢
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後之
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
可也而其黨遂倡爲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
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至其富國強兵之效不逮隋
遠甚豈不繆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序

崇禎己卯秋聞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

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
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
十餘帙一爲輿地之記一爲利病之書亂後多有散
佚亦或增補而其書本不曾先定義例又多往代之
言地勢民風與今不盡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
姑以初藁存之篋中以待後之君子斟酌去取云爾

肇域志序

此書自崇禎己卯起先取一統志後取各省府州縣
志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志書一千餘部本
行不盡則注之旁旁又不盡則別爲一集曰備錄年
來餬口四方未遑刪訂以成一家之書歎精力之已

衰懼韋編之莫就庶後之人有同志者爲續而傳之
俾區區二十餘年之苦心不終泯沒爾

下學指南序

今之言學者必求諸語錄語錄之書始于二程前此
未有也今之語錄幾于克棟矣而淫于禪學者寔多
然其說蓋出于程門故取慈谿黃氏日鈔所摘謝氏
張氏陸氏之言以別其源流而衷諸朱子之說夫學
程子而涉于禪者上蔡也橫浦則以禪而入于儒家
山則自立一說以排千五百年之學者而其所謂收
拾精神掃去階級亦無非禪之宗旨矣後之說者遞
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而其術愈深其言愈巧無復

象山崖異之迹而示人以易信苟讀此編則知其說
固源于宋之三家也嗚呼在宋之時一陰之妬也其
在于今五陰之剝也有能繇朱子之言以達夫聖人
下學之旨則此一編者其碩果之猶存也孟子曰能
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得 not 有望于後之人也夫

吳才老韻補正序

余爲唐韻正已成書矣念考古之功寔始於宋吳才
老而其所著韻補僅散見于後人之所引而未得其
全頃過東萊任君唐臣有此書因從假讀之月餘其
中合者半否者半一一取而注之名曰韻補正以附
古音表之後如才老可謂信而好古者矣後之人如

陳季立方子謙之書不過襲其所引用別爲次第而已今世甚行子謙之書而不知其出于才老可歎也然才老多學而識矣未能一以貫之故一字而數叶若是之紛紛也夫以余之謏陋而獨學無朋使得如才老者與之講習以明六經之音復三代之舊亦豈其難而求之天下卒未見其人而余亦已老矣又焉得不于才老之書而重爲之三歎也夫

書故總督兵部尚書孫公清屯疏後

國家當危亂之日未嘗無能任事之人而嘗患于不用用矣患不專用之專且效矣患于輕徙其官使之有才不得遂其用以至于敗而國隨之若總督兵部

尚書孫公之事可悲矣方崇禎朝流賊爲秦患且五
六年天子一旦用公巡撫陝西于是兵且日增而餉
絀公以爲國家之所以足軍食者屯田也承平既久
而額設之田乃爲權豪有力者所據以至隱占侵沒
弊孔百出而軍食虧軍食虧而國家且不得一軍之
用是國家之患不在賊而在隱占侵沒之人也于是
下令清屯健丁一授田百畝免其租課其餘地分爲
三等徵糧濟餉先行之于西安三衛而軍果大譁斬
李進成等七人而後定持之不變期月之間所清釐
而歸之天子者計兵得九千餘餉銀一十四萬天子
爲降詔褒賞進秩而關中之賊或斬或擒或撫三年

關中幾無賊矣而東邊告急天子用武陵楊公之言
召公入援遂用之督師薊州又移之保定而公請陞
見不許因以病辭且得罪下獄及賊陷襄雒復出公
總督軍務公至關中而事已不可爲矣使當日用他
將統勤王之師而自陝以西悉委之公十年而奏其
效則他邊方雖潰敗而公必能爲國家保有關中以
待天子且使賊不得關中必不敢長驅而向關也一
詔移公而國之存亾乃判于此予讀公清屯疏及文
移而淡有感焉公之子世瑞世寧請爲公立傳而功
狀缺佚不得其詳故特舉其大者書之于此以見公
以一身而係天下之重然則天下未嘗無人而患于

不用又患于用之而徒用徒之間無幾何時而大事已去此忠臣義士所以追論而流涕者嗚呼先帝末年之事可勝嘆哉

廣師

茗文汪子刻集有與人論師道書謂當世未嘗無可師之人其經學脩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子天生其內行淳備者吾得二人焉曰魏子環極梁子曰緝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當過情之譽而同學之士有茗文所未知者不可以遺也輒就所見評之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爲已探蹟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

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
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
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
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于朋
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
臣至于達而在位其可稱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
之所得議也

與盧某書

夙仰鴻名未獲奉教良深傾仰茲有白者閭門外義
學一所中奉先師孔子旁以寒宗始祖黃門公配食
黃門吳人而此地爲其讀書處是以歷代相承未嘗

有改嘗爲利濟寺僧所奪寒宗子姓訟而復之史郡
伯祁撫臺記文昭然可據非若鄉賢祠之列置前獻
可以遞增也近日瞻拜間忽添一盧尚書牌位不勝
疑訝問之典守則云有令姪欲爲奉祀生員而借託
於此者夫尚書爲君家始祖名德著聞與我祖黃門
豈有優劣然考尚書當日固嘗從祀學宮而嘉靖九
年奉旨移祀其鄉矣尚書之鄉爲涿郡涿縣則今之
涿州也尚書之官爲九江廬江二郡太守則今之廬
州壽州也漢史本傳尚書當日足跡從未至吳既非
吳人又非吳官爲子孫者欲立家祠自當別創一室
特奉一主而偏處異姓之早宮援附無名之血食於

義何居夫吳中顧陸河北崔盧竝是名門各從本望
天下之忠臣賢士多矣國家之制止于名宦鄉賢是
以蘇州府志載本郡氏族一卷有顧無盧載本郡祠
廟一卷有顧野王而無盧某府志出自君家教諭所
修乃猶不敢私爲出入豈非前哲之公心史家之成
法固章章若此乎夫國乘不書碑文不紀憲冊不載
邦人不知既非所以章先德而崇大典又况几筵不
設爐供不具而以尺許之木主側置先師之坐隅於
情爲不安於理爲不順寒宗子姓嘖有繁言不佞謂
范陽大族豈無知禮達孝之士用敢直陳於左右伏
祈主持改正使兩先賢各致其尊崇而後裔得免于

爭訟所全實多矣臨楮顛切

答友人論學書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來教單提心字而未竟其說未敢漫爲許可以墮于上蔡橫浦象山三家之學竊以爲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爲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致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不談一切詩賦銘頌贊誄序記之文皆謂之巧言而不以措筆其于世儒盡性至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

之常而不入于空虛之論僕之所以爲學者如此以
質諸大
之家未免以爲淺近而不足觀雖然亦可
以弗畔矣夫楊子有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
之以卓少聞則無約也少見則無卓也此其語有所
自來不可以其出于子雲而廢之也世之君子苦博
學明善之難而樂夫一超頓悟之易滔滔者天下皆
是也無人而不論學矣能弗畔于道者誰乎相去千
里不得一面敢率其胸懷以報嘉訊幸更有以教之
與友人辭往教書

羈旅之人疾病顛連而託跡于所知雖主人相愛時
有蔬菜之供而饔飧一切自給在我無忤于彼爲厚

此人事之常也若欲往三四十里之外而去張兄之請則事體迥然不同必如執事所云有實心向學之士多則數人少則三四人立爲課程兩日三日一會質疑問難冀得造就成材以續斯文之統即不能盡依白鹿之規而其遺意須存一二恐其未必辨此則徒鋪設也豈君子之所爲哉一身去就係四方觀瞻不可不慎廣文孫君與弟有舊同張兄來此劇論半日當亦知弟爲蹉蹉躑躑之人矣

規友人納妾書

董子曰君子甚愛氣而謹遊于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遊于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

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炎武年五十九未有繼嗣在太原遇傅青主逸之診脉云尚可得子勸令置妾遂于靜樂買之不一二年而衆疾交侵始思董子之言而瞿然自悔立姪議定即出而嫁之嘗與張稷若言青主之爲人大雅君子也稷若曰豈有勸六十老人娶妾而可以爲君子者乎愚無以應也又少時與楊子常先生最厚自定夫亾後子常年逾六十素有目眚買妾二人三五年間目遂不能見物得一子已成童而天亾究同于伯道此在無子之人猶當以爲戒而况有子有孫又有曾孫者乎有曾孫而復買妾以理言之則當謂之不

祥以事言之則朱子斗詩有所謂好人歎者即西安府人殷鑒不遠也伏念足下之年五十九同于弟有目疾同于子常有曾孫同于西安之好人故舉此爲規未知其有當否

答徐甥公肅書

幼時侍先祖自十三四歲讀完資治通鑑後即示之以邸報泰昌以來頗窺崖畧然憂患之餘重以老耄不談此事已三十年都不記憶而所藏史錄奏狀一二千本悉爲凶友借觀中郎被收琴書俱盡承吾甥來札惓惓勉以一代文獻衰朽詎足副此既叨下問觀書柱史無妨往還正未知絳人甲子郊子雲師可

備趙孟叔孫之對否耳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
憶昔庚辰辛巳之間國步阽危方州瓦解而老成碩
彥品節矯然下多折檻之陳上有轉圜之聽思賈誼
之言每聞于論昔烹弘羊之論屢見于封章遺風善
政迄今可想而昊天不弔大命忽焉山嶽崩頽江河
日下三風不做六逆彌臻以今所覩國維人表視昔
十不得二三而民窮財盡又倍蓰而無算矣身當史
局因事納規造邾之謨沃心之告有急于編摩者固
不待汗簡奏功然後爲千秋金鏡之獻也關輔荒涼
非復十年以前風景而雞肋蠶叢尚煩戎略飛芻輓
粟豈顧民生至有六旬老婦七歲孤兒挈米八升赴

營千里于是强者鹿鋌弱者雉經闔門而聚哭投河
併村而張旗抗令此一方之隱憂而廟堂之上或未
之深悉也吾以望七之齡客居斯土飲溼餐霞足怡
貞性登巖俯澗將卜幽棲恐鶴唳之重驚即魚潛之
非樂是以忘其出位貢此狂言請賦祈招之詩以代
麥丘之祝不忘百姓敢自託于魯儒維此哲人庶興
哀于周雅當事君子倘亦有聞而嘆息者乎東土饑
荒頗傳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輿謠涉青雲以遠遊駕
四牡而靡騁所望隨時示以音問不悉

與楊雪臣

想年來素履康豫盛德日新而愚所深服先生者在

不刻文字不與時名至于朋友之中觀其後嗣象賢
食舊頗復難之郎君博探文籍而不赴科場此又今
日教子者所當取法也人苟徧讀五經略通史鑑天
下之事自可洞然患在爲聲利所迷而不悟耳向者
日知錄之刻謬承許可比來學業稍進亦多刊改意
在撥亂滌汚法古用夏啓多聞于來學待一治于後
王自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以示人也若音學五書
爲一生之獨得亦足羽翼六經非如近時拾藩之語
而亦不肯供他人捉刀之用已刻之淮上矣平生志
行知已所詳惟念昔歲孤生漂搖風雨今茲親串岷
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竈且九州歷其

七五嶽登其四未見君子猶吾大夫道之難行已可知矣爾乃徘徊渭川雷達仙掌將營一畝以畢餘年然而霧市雲巖人煙斷絕春畦秋圃虎跡縱橫又不能不依城堡而架椽向鄰翁而乞火視古人之棲山飲冷者何其不侔哉世既滔滔天仍萋萋未知此生尚得相見否輒因便羽附布區區

與戴耘野

一別廿載每南望鄉關屈指松陵數君子何嘗不緬想林宗長懷仲蔚音儀雖闊志嚮靡移其如一鴈難逢雙魚莫寄而故人良友存亾出處之間又不禁其感涕矣遙審素履無恙風節彌高已成三輔之書獨

表千秋之躅晨星碩果非君而誰弟生罹多難淪落
異邦長爲率野之人無復首丘之日然而九州歷其
七五嶽登其四今將卜居太華以卒餘齡百家之說
粗有闕于古人一卷之文思有裨于後代此則區區
自矢而不敢情偷者也關中詩五首寄次耕詩一首
呈覽可以徵出處大概昔年有纂錄南都時事一本
可付既足持來尊著流寇編年殉國彙編聞已脫藁
所恨道遠無從披讀敬佇德音以慰懸企

與潘次耕

接手札如見故人追念痛酷其何以堪古人于患難
之餘而能奮然自立以亢宗而傳世者正自不少足

下勉旃毋怠承諭負笈從遊古人之盛節僕何敢當
然中心惓惓思共晨夕亦不能一日忘也而頻年足
跡所至無三月之淹友人贈以二馬二騾裝馱書卷
所雇從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此不足以
累足下也近則稍貸貲本于鴈門之北五臺之東應
募懇荒同事者二十餘人闢草萊披荆棘而立室廬
于彼然其地苦寒特甚僕則遨遊四方亦不能畱住
也彼地有水而不能用當事遣人到南方求能造水
車水碾水磨之人與夫能出資以耕者大抵北方開
山之利過于墾荒蓄牧之獲饒于耕耨使我有澤中
千牛羊則江南不足懷也列子盜天之說謂取之造

物而無爭于人若今日之江南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雖微如蠖蠃亦豈得容身于其間乎文淵子春竝於
邊地立業足下倘有此意則彼中亦足以豪但恐性
不能寒及家中有累耳徐介白久不通書爲我以此
字達之知區區未死字內猶有一故人也

答毛錦銜

異姓爲後見于史者魏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吳
朱然本姓施以姊子爲朱後惟此二人爲賢而賈誼
之後克則有莒人滅郕之議矣惟晉書有一事與君
家相類云吳朝周逸博達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爲周
氏所養周氏自有子時人有譏逸者逸數陳古事卒

不復本姓學者咸謂爲當然亦未可引以爲據以經
典別無可証也

與毛錦銜

比在關中略做橫渠藍田之意以禮爲教夫子嘗言
博學于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然則君子之爲學將以修身將以立命舍禮其何由
哉吾之先元歎丞相在吳先主朝以嚴見憚先主每
言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吾見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
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故欲反其所爲衛詩言武
公之德曰瑟兮僖兮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倘有如

阮籍之徒猖狂妄行而嫉禮法爲仇讐者則亦任之而已憶昔萬曆庚申吾年八歲今年元旦作一對曰六十年前二聖升遐之歲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便中有字與吳門可代爲錄此與一二耆舊知心者觀之知此迂拙之叟猶在人間耳一詩并附